

## 暖城凡人

每一根线都藏着心思，机器织不出来这种手工。

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这茬人得守好，把它传给下一代。



陈林义

## □王丽曼

晨光刚漫过屋檐，陈林义已经坐在了他的地毯店里。60岁的他，精神矍铄。你要是跟他聊起手工地毯，他眼睛里就会泛起少年般的光亮，像是有团火燃着。

他的手指抚过一块藏青色地毯的纹路，那动作很轻，像在问候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你摸摸这手感，”他说，“机器织不出来的。”羊毛的温润顺着指尖蔓延开来，那些经纬交织的图案里，藏着他大半辈子的光阴。

他这一辈子，都给了地毯。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准格尔手工地毯最风光的日子。那时候的陈林义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带着工人们琢磨植物染色工艺，苏木染出的赤红，靛蓝染就的青黛，栀子调出的鹅黄，在羊毛线上晕染出独有的温润色泽。“那时候全厂两千多人，机器轰鸣，织机上的丝线像流水一样穿梭。”陈林义记得，1994年的车间里，挂满了等着出口的地毯，打包箱上印着“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的字样，“纯手工、植物染，外国人就认这个，订单排得满满当当。”

那些年，陈林义的双手被羊毛线磨出了厚茧，指尖却能精准感知每一根丝线的松紧。他见证过一块块地毯从羊毛到成品的蜕变，也亲历过行业的黄金时代。“最忙的时候，我们连轴转，饿了啃口馒头，困了趴在织机旁眯一会儿，心里是热的。”

谁也没想到，时代的浪潮来得那么快。2001年，准格尔旗民族地毯厂宣告破产，轰鸣的车间陷入沉寂，两千多名工人各奔东西。陈林义看着闲置的织机、堆积的羊毛，心里像被抽空了一样。“干了一辈子地毯，突然就没活儿干了，那种滋味不好受。”他在家待了两年，看着手里的染色配方，想着那些即将失传的技艺，终究是不甘心。2003年，他牵头找了几个老伙计，凑钱组建了久荣地毯公司，“就想让这老手艺活下去。”他说得轻描淡写，可那语气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

起初，凭着老客户的信任，公司有过的短暂的回暖。可机械生产的普及、消费潮流的变迁，让纯手工地毯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机器织的地毯又快又便宜，年轻人觉得手工地毯贵，学手艺的人更是少得可怜。”陈林义叹了口气，现在厂里只剩几十号老匠人，最年轻的也已经四十多岁。一块两米见方的地毯，过去十几个人协作半个月就能完工，如今要五个月才能织成，“工人少、进度慢，订单也越来越少”。

店里的地毯，有的已经摆了好几年。他每天都会仔细擦一擦，理一理花纹，像是在照料自己的孩子。他伸出手给我看——那些当年织地毯时的伤痕还在，那是被钢针戳到、被羊毛线勒出的印记，如今都成了岁月的勋章。“你看这块‘繁花似锦’，是我亲手染的线，老伙计们一起织的，花了半年时间。”他指着一块色彩艳丽的挂毯，眼神温柔，“每一根线都藏着心思，机器织不出来这种手工。”

转机出现在几年前，准格尔纯手工羊毛地毯织造技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消息传来时，陈林义正在给一块地毯做最后的修整，手里的剪刀顿了一下，眼眶瞬间就红了。“这是对老手艺的认可，也是给我们的底气。”渐渐地，有年轻人慕名而来，想学习这门手艺；有客户专门定制手工地毯，说“就喜欢这种有温度的东西”。

如今，陈林义还是每天泡在店里，整理羊毛、修补地毯，偶尔会给上门的年轻人讲讲染色的技巧、编织的门道。他知道，传承之路道阻且长，或许这门手艺再也回不到当年的鼎盛，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学、有人愿意买，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干了一辈子地毯，早就离不开了。”他摸着一块刚整理好的地毯，纹路间的光泽跳跃着，“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这茬人得守好，把它传给下一代。”

沙圪堵镇的夕阳斜斜地照进店里，给各色地毯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陈林义的身影在经纬纹路间穿梭，如同一位守护者，守护着这项流淌在丝线里的“非遗”文脉。

## 食趣

## 烧土豆

## □安静

记忆里的冬天，总绕不开老家房里的火炉和炕。北方的寒冬来得早且猛，呼啸的北风卷着雪粒子拍打窗棂，屋里却被火炉烘得暖暖的。那时候没有五花八门的取暖设备，通红的炉火不仅能烧炕取暖，还藏着独属于童年的舌尖美味——烧土豆。

老家的土豆都是自家种的，秋收之后，整麻袋地堆在菜窖里。表皮沾着湿泥，模样算不上好看，却有着最纯粹的香甜。冬日里，大人忙着做饭时，我就蹲在火炉边，眼巴巴地等着他们把土豆埋进炉底的炭灰里。

火炉分上下两层，中间有张铁网，上面是烧火的地方，下面是积炭灰的地方。选几个大小匀称的土豆，放在下面，火钳拨弄几下，把土豆摆匀了。炉火越旺，下面的温度越高，土豆熟得也越透彻，一点不耽误上锅做饭。那时候我总爱守在旁边，时不时地朝炉底望，鼻尖萦绕着若有若无的土豆香，心里的期待也一点点升温。

不知过了多久，大人会用火钳夹出烧好的土豆。刚出炉的土豆冒着滚烫热气，烫得我只能两手来回倒腾。表皮被烤得焦黑，有些地方还裂开了小口，露出里面金黄软糯的瓤，轻轻一掰，热气混着浓郁的土豆香扑面而来，瞬间填满了整个屋子。



土豆美食

不用任何调料，就这样直接啃，是最地道的吃法。焦脆的外皮带着点烟火气，内里的土豆绵软细腻，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甜。有时候烫得吸溜着嘴，却还是舍不得放下，手里的土豆越啃越小，直到啃到只剩一点焦皮，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如今住进了楼房，冬天有暖气，想吃土豆随时能买到，蒸的煮的炸的……做法层出不穷，却再也找不回火炉里烧土豆的味道。那味道里，藏着老家的烟火气，藏着冬日的暖，更藏着回不去的童年时光。

## 漫说



图片来源：小林漫画

不是岁月消磨了狂野  
而是故事教会了平凡

## 陈林义：经纬织匠心

## 一瓣馨香

## 春

## □冯俊秀

一入春天，捂了一整个寒冬的脚步，便渐渐生猛，渐渐野了起来。心也跟着轻盈，再也不愿困在四壁之内，就像出过一次门的婴儿。见过了外面的世界，每日里，都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急切与欢喜，催着人出门。阳光正好，暖风拂面，下楼散步，成了春日里最踏实的小确幸。

小区的树枝上，静静落着两只喜鹊。它们微微歪着头，不知目光是否落在我身上。我站在不远处，悄悄把镜头拉近，拍下它们灵动的身影。一身黑白相间的羽毛，像小区围棋棋盘上落定的棋子，干净又俏生生。想来，它们一整个冬天都守在这里，在枝叶间安家，在雪地里寻食，熬过了冷寂，终于等来了暖春。如今羽翼丰满，自在翻飞，忽而从树梢跃到栏杆，并排朝着太阳的方向站着，安静又安稳。我举着手机，拍照片、录小视频，一点点记录着眼前的生机，也记录着自己与这春日，又一同长出了一圈新的年轮。

不远处，有人在健身器材上悠闲摇晃，有人的手机一刻不停，画面里是遥远的中东战事。炮火轰鸣，集束炸弹划过夜空，浓烟滚滚，生灵涂炭。那一刻我忽然打心自问：我们眼前的鸟语花香，在那片土地上，还存在吗？原来，安稳与和平，才是春天最珍贵的底色。我们能安然赏春、尝春，已是莫大的福气。

风渐渐软了，吹在脸上，像一层薄纱轻轻拂过。路边的草色，早已不是早春那点若有若无的青，而是扎扎实实铺展开的绿。墙角的嫩芽，枝头的新叶，都在春风里拼命舒展，仿佛要把一冬积攒的力气，全都用在这蓬勃的生长里。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落在地上，碎成点点金光，走在其中，连脚步都不自觉地放慢，生怕惊扰了这满世界的温柔。

路过小区超市，一辆小货车上堆满了菠菜、韭菜，一捆捆鲜嫩欲滴，正是最新鲜的春菜。它们悄无声息地在春风里冒头、生长，我不曾见过它们破土而出的模样，只一转身，便已是满眼蓬勃的绿。过完年，舌尖被大鱼大肉腻了一整个月，正急需这一抹鲜绿来唤醒。我在车里细细挑选，择一把最合心意的春菜带回家，给单调的味蕾，喂一口真正的春天。

韭菜切段，清香瞬间溢满屋子，像挡不住的春风，钻满每个角落。“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进门的人第一句便是：“好浓的韭菜香，配上饺子再合适不过了。”菠菜用开水焯熟，轻轻一咬，嫩绿的茎秆发出清脆的声响，汁水在口中散开，清甜鲜嫩，像把春风咀嚼进了心里。味蕾被温柔唤醒，满心都是舒展的春熙惬意。厨房里的烟火气，与窗外的春光相映，平凡的日子，便有了最动人的滋味。

午后的阳光越发柔和，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不必读书，不必思考，只静静看着窗外。看鸟儿在枝头跳跃，看微风拂过树梢，看光影慢慢移动。世间的喧嚣仿佛都被隔绝在外，只剩下眼前的宁静与安然。春天最动人的，从不是惊天动地的盛景，而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细碎美好：一缕暖风，一声鸟鸣，一抹新绿，一口鲜香。

它们在悄悄潜入生活，抚平心头的浮躁，让人在平凡中感受到真切幸福。我们总在追寻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最美的春天，早已落在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粥一饭里。

晒过暖阳，吹过春风，见过喜鹊，尝过春味。日子在春风里慢慢往前走，不慌不忙，温柔又踏实。不必追逐，不必强求，只需用心感受，便知人间值得。春天，就这样一点点，往深里去了，而我们，也在这慢慢春光里，活成了最温柔的模样。

## 初荷

## 乌鸡毛

## □康巴什区第一中学173班 杨子琪

祖父回乡前，给我送了一把乌鸡毛。那乌鸡毛通黑，长而宽大，柔软却不失坚韧，拿着一把泛着藏青色光泽的鸡毛，我的眼前忽而浮现出了野地中成群跑着的乌鸡，野火一般，自由烂漫。

生而为灵，或许本应如此，如影随风，悠然潇洒，而能活成如此这般的鸡毛，除了乌鸡，还有姚奶奶。姚奶奶是一个爽朗而聪慧的女人。记得儿时，每逢回乡，姚奶奶总会拉着我下到田里，带我赏花、观虫、识野菜。她有时会向我讲解蜂儿的习性，有时还会带我观赏苜蓿叶上的晨露，但我记得，每每到一个长满野菊的路口，姚奶奶总会驻足于此，她告诉我，那野菊下的土埋着她死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父亲。但当时的我太小了，并不晓得抗美援朝的概念，也并不去思考为什么每每战乱结束后，泪流成河的往往是烈士们的挚爱，而今，姚奶奶也去世了。

我喜欢我的乌鸡毛。在阳光下，它们好似墨玉般散发着光，我便常拿着它当书签。寒假时，我在大东海邂逅了一个俄罗斯小女孩，她看到了我书中夹着的乌鸡毛，便在胸前画了十字并表示悲哀。我不明所以，后来才了解到乌鸡毛是俄罗斯传统丧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并不忍心告诉她这乌鸡毛只是我的书签，望向她噙满泪水的双眼，我忽而没了探明这双眼睛充满泪水原因的勇气，只得匆匆而逃。那一刻，手中的乌鸡毛并不美丽了，它像是通往地府的符号，响一次，便带走许多人。我知道，只要俄乌战争

不停，这千千万个俄罗斯小姑娘将整日以泪洗面。忽而想到小时候看的诗歌《花衣魔笛手》，每当魔笛响起，无数孩童就会被花衣魔笛手领向另一个世界。而这乌鸡毛又何尝不是如此，先是姚奶奶的父亲，再是俄罗斯小姑娘的家人，是一场又一场战争。

巴而蒙特说过“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但如今，太阳变得冰冷，“和平”似乎是在幻想中的事情……

而最后的最后，会是什么呢？是政客们的握手言和，是资本家们赚得盆满钵满，但也会是无数后方故人的无尽忧伤……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世界和平，请快些到来吧！